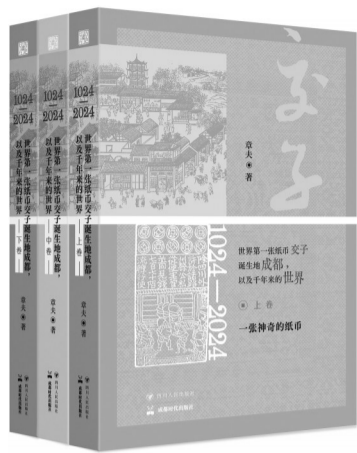


打捞信用基因的碎片

□周吉嘉



《1024—2024,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,以及千年来的世界》
章夫著
四川人民出版社、成都时代出版社
2025年1月

章夫的《1024—2024,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,以及千年来的世界》(简称《千年交子(三卷本)》)像一台精密的时空织机,用文化与货币史的经纬线编织出人类文明的深层密码。当传统史学家还在争论交子诞生的确切年份时,他已将这张泛黄的楮皮纸抛向三千年货币长河——从殷商贝币的碰撞声到比特币矿机的轰鸣,从北宋益州府的铁钱困局到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,交子不再是一个孤立的金融创新,而是漂浮在文明血液中的信用基因片段。

章夫的笔触像一把柳叶刀,剖开交子的铜锈表层,露出历史血肉中跳动的文学心脏。当传统史学家用碳十四测定交子的年代

时,他却用《东京梦华录》的市井喧哗为货币断代——成都交子铺户拨动算珠的声响,与汴京虹桥下卖花郎的吆喝共振,奏出北宋经济史的复调乐章。在纵向的“货币解剖学”中,作者剖开交子的文化地层:最表层是1024年成都十六户商贾的联保契约,中间层沉淀着盛唐飞钱、波斯商队银票的基因碎片,最深处则蛰伏着原始部落以绳结记账的集体记忆。书中对“铁钱困局”的解剖尤为惊艳——章夫通过计算北宋商人运输铁钱的热量消耗(每百里损耗三碗粟米饭),将货币史还原成一部人体能量转化史,让冰冷的金融数据重新有了体温。

横向的文明切片更显野心。当粟特商队驼铃在帕米尔高原回响时,成都的交子铺户正用朱砂印封存信用契约;当地中海的羊皮契约被罗马法淬火成钢,东方的桑皮纸却以宗族网络为经纬编织柔性信用网络。章夫在书中构建的“货币巴别塔”里,交子不再是封闭的地方性知识,而是世界金融基因库的共享片段——这种跨越文明板块的“信用比较学”,让威尼斯金币上的圣马可飞狮与交子暗纹里的蟠龙隔空对话。

书中,史料与想象熔于一炉。当写到1024年首张官交子诞生前,章夫最先以一棵树的角度切入——将读者的视线拉入到遍布成都的构树身上,然后层层剖析,步步深入,由“一棵树”而生出“一张纸”。而书的下卷中的“这棵树”,却是英格兰银行大院里的桑树。时空相距数百年,构树与桑树之间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,讲故事的高手章夫先生娓娓道来,形成了一个闭环。这种“草蛇灰线”的叙事补全了历史拼图。

章夫的文字游走在学术与艺术之间,他将《蜀中楮券章程》的残卷化作诗行:“左行三分印朱砂,右留白处是天涯”,让防伪暗纹的刻痕变成丈量古代商人信任半径的标尺,将货币史从统计学表格中解放,重新种回人类

情感的原野。更为大胆的是“平行时空”叙事实验,这恰似交子本身的二元性:一面是桑皮纸上的文学想象,一面是铁钱储备的冰冷现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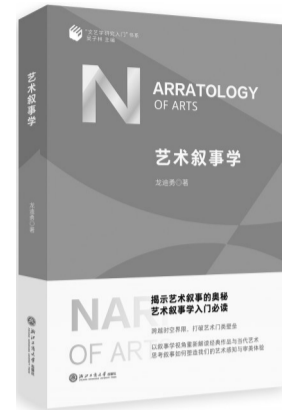
章夫透过成都的“世界性”重构和货币景观的符号战争两个维度,透露出空间政治的隐秘编码。一是在成都的“世界性”重构中,跳脱“天府之国”的静态想象,着重挖掘宋代益州府(今成都)作为“世界纸币实验室”的特殊地位。通过考证交子务(官办印钞机构)与市舶司(外贸管理机构)的空间重叠,论证成都在11-13世纪全球经济网络中的枢纽功能。这一视角颠覆了传统“长安-洛阳”为中心的帝国史叙事。二是从货币景观的符号战争中寻找线索,书中成都民间“私票流通”的田野调查表明,货币不仅是经济工具,更是权力博弈的载体。

章夫用《千年交子(三卷本)》一书证明,历史与文学从不是对立的学科,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尤值一提的是,章夫对学术注释的文学改造具有颠覆性。书中脚注不再是灰暗的文献索引,而是漂浮在页缘的“盗墓空间”:当正文叙述思想与故事时,一个又一个鲜活的“词条”,却悄然展开另一段平行叙事。主文本与副文本的对话,恰如官交子与私白银的博弈,在纸页的疆域掀起微型货币战争。

当纸币终将化作数字洪流中的遗迹,《交子》留给世界的不是答案,而是一把钥匙——它开启的不仅是货币史的密室,更是人类如何将“信任”这个最脆弱的非物质遗产,锻造文明进阶阶梯的永恒命题。最早的交子正是诞生于商贾的想象——他们相信一张楮皮纸能等价于千枚铁钱,正如我们相信几行文字能复活沉睡的文明。合上书页,那些飘散在历史缝隙中的交子碎片仍在空中悬浮:它们是成都茶馆里飘落的契约,也是威尼斯账簿上褪色的墨迹。

故事世界与无穷人生

□龙迪勇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《艺术叙事学》
龙迪勇

爱尔兰哲学家理查德·卡尼认为:“故事对于人类来说,就像饮食一样不可或缺。”如果说饮食维持我们的生命,那么故事则延展并丰富我们的人生。时空无限,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过客。

博尔赫斯说得对:“在真实时间里,在历史中,每当一个人发现自己面对不同选择,他会选择一项,永远删除其他;在含糊的艺术时间里,情况并非如此,它类似希望和遗忘……”是的,在故事时间或艺术的“枝权状时间”中,“时间有无数系列,背向的、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、错综复杂的网。由相互靠拢、分歧、交错或者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。”故事世界给我们的人生创造了无穷的可能性。

对于故事世界来说,不仅人生无穷、时空无穷,而且讲故事的媒介也是无穷的。按照罗兰·巴特的说法,“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、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、是手势,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;叙事遍布于神话、传说、寓言、民间故事、小说、史诗、历史、悲剧、正剧、喜剧、哑剧、绘画、彩绘玻璃窗、电影、连环画、社会杂闻、会话。”当然,由于叙事媒介不一样,哪怕是叙述同一个故事,作品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,从而构成不同的艺术叙事类型。既然如此,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叙事学,就应该研究一切艺术中的叙事现象,而不应仅止于研究以语词为媒介的文学。事实上,这正是本人提出应尽快建构超越文学叙事学的“艺术叙事学”的初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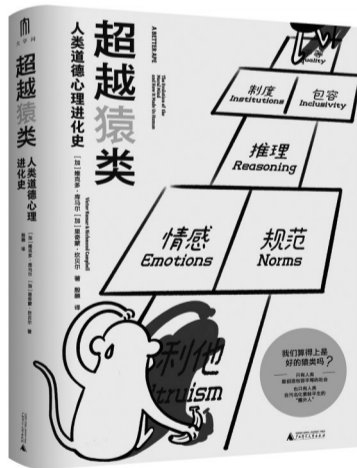
“艺术叙事”是我继“空间叙事”和“跨媒介叙事”之后的第三个学术研究领域。按照本人的习惯,正式的“艺术叙事学”研究是应在我的《跨媒介叙事研究》一书正式出版之后,才会真正投入主要精力的。但这本《艺术叙事学》小书的写作却有其特殊性:2022年底,吴子林研究员主编的“文艺学研究入门丛书”向我约稿,我觉得该丛书创意很好,就二话不说答应写一本《艺术叙事学》;于是,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,我一方面赶着为《跨媒介叙事研究》一书收尾,另一方面又要为一个新的“艺术叙事学”领域写这本导论性的小书。我在写作上本非“快手”,加上行政事务繁杂,其忙乱可想而知,我甚至都起过要退堂鼓的念头……好在时间无情的流逝中也留下了探索的履痕:如今,《跨媒介叙事研究》一书即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,而这部既是“入门”也是“导论”的《艺术叙事学》书稿也终于可以交稿了。

本书共包括7个部分,导论旨在阐明叙事现象的跨学科、跨媒介属性,并通过描述叙事学的历史与现状,论述建构一门新学科即艺术叙事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。第一章论述了叙事媒介的重要性及其不同表达媒介的“叙事属性”,并探讨了像照片这样的“弱叙事媒介”达到流利叙事的基本路径。第二、第三章分别是对艺术多媒介叙事与跨媒介叙事的专论。如果说,导论和第一至第三章是相对综合性、宏观性的研究的话,那么,第四至第六章则分别是对图像、电影和音乐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门类叙事问题的专门探讨,而构成这三种艺术类型的表达媒介分别对应的是“叙事属性”一般、较强和偏弱。

最后,我要引述意大利导演朱塞佩·托纳多雷《海上钢琴师》中的故事见证者和讲述者,也就是那个小号手所讲的那句经典台词,以作为本书的结语:“有一个好故事,我们便可以走遍天下……”在我看来,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。事实上,有一个好故事,还要以合适的艺术媒介讲好这个故事,我们才可以真正走遍天下,才可以真正享受无穷的人生!

只有人类能够触摸星星

□殷融



《超越猿类:人类道德心理进化史》
[加]维克多·库马尔[加]里奇蒙·坎贝尔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5年3月

越时空的时间技师,他的工作职责是纠正过去的某些错误,将灾难扼杀在萌芽中。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,哈伦爱上了一个名叫诺尔的未来女人。哈伦知道,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会导致诺尔根本无法出生。为了避免这个悲惨的命运,哈伦把诺尔藏在了一个遥远的未来时空里,在那里她可以安然无恙。后来,他对诺尔透露了自己的所作所为,并且向她承认,对于一个时空技师来说,自己的行动无疑已经构成了犯罪。诺尔既震惊又感动,她深情地询问对方:“你是为了我吗?安德鲁,是为了我吗?”他的回答是:“不,诺尔,我是为了我自己,我无法忍受没有你的日子。”

安德鲁的回答可能听起来有点油腻,但它正映射出了利他的进化谜团:有时,利他正是利己!通过维克多·库马尔和里奇蒙·坎贝尔在《超越猿类:人类道德心理进化史》一书中的阐述,我们可以看到,忠诚、同情、信任、尊重、羞耻、互惠、自主、公平等等,这些看起来大相径庭的心理特征,竟然可以严丝合缝地相互契合,为合作这一目标而服务,而合作会带来长期收益,只有自然选择和进化才能做出如此完美的设计!在基因和文化进化的双重驱动下,人类自然而然地“为了”利己而走向利他。

然而,人类可以是最善良的物种,也可以是最复杂的物种。我们以自我为中心,我们唯利是图,我们陶醉在自己的成功中,我们具有强烈的道德排他性与道德不平等性。进化既让人类去关怀“自己人”,又让人类去仇视“外人”,我们的良善之心也是我们的黑暗之心,这真让人感到沮丧!正如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《安提戈涅》中所指出的:“许多事物都既美妙又可怕,但人类尤为如此。”

面对人性的阴暗面,我们可以做些什么? 忒瑞西阿斯是古希腊神话里一位底比斯的盲人先知,他因为不小心看到雅典娜洗澡而被刺瞎,后来雅典娜做出弥补,给了他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但是这种能力让忒瑞西阿斯苦不堪言,因为他可以看到未来,却无力改变未来。他曾对俄狄浦斯说:“拥有智慧,却无法从这种智慧中获益,没有比这更让人悲伤的事了。”如果我们只是知道人类的道德缺陷,却不去改变,便会上演同样的悲剧。

如两位作者所分析的,我们不能仅仅依

靠“天生”的善心就成为更好的人,但人类是智慧生物,任何猿类都能够摘得香蕉,但是只有人类能够触摸星星。猿类在森林里生活、竞争、繁殖、死亡,这就是它们的全部故事,但人类能够探索、研究和创造。我们点燃火把、制造电力、分裂原子、编辑基因、发射火箭,更重要的是,我们不但会凝视浩瀚的宇宙苍穹,也会凝视自己的内心。事实上,二者殊途同归,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都源于神奇的大脑,而组成我们大脑的每一颗原子,都源于最初的宇宙大爆炸,它们跨越万古,漂移亿万光年,暂时被封存在我们的颅骨中,同时赋予了我们探索、求知和反思的能力。

我们可以运用理性认识世界,可以用意志来压制自己的私欲,可以用智慧来克服不正当的偏好,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步入歧途后,我们可以将自己带回正轨。所以我们缔结了国际公约,成立了许多国际组织,旨在保护全人类的普遍权利;我们建立了定额分配和多元化制度,以保证少数群体在决策中享有一话语权;我们还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,推行累进税率,从而尽可能实现公正与平等。

在《哈利·波特与密室》一书中,哈利·波特得知伏地魔将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转移到了他的体内,所以他应该在分院时被分到斯莱特林学院。邓布利多告诉哈利,他身上确实有很多符合斯莱特林标准的素质——蛇佬腔、足智多谋、意志坚强,还有某种对法律条规的藐视,但分院帽却把他分在了格兰芬多,为什么呢?哈利一开始用心灰意冷的口气回答:“它之所以把我放在格兰芬多,只是因为我不去斯莱特林。”邓布利多微笑着说:“正是这样,这就使你和我汤姆·里德尔大不一样了。哈利,表现我们真正的自我,是我们自己的选择,这比我们所具有的能力更重要。”

没错,我们的所作所为定义了自身。人类社会既能造就苦难,也能成就幸福,就像巴尔扎克钟爱的巴黎,是“一处充满真实痛苦与虚假欢愉的山谷”。在某种程度上,人性就是一个战场,一个不同行为选择彼此冲突和斗争的战场。

所以,准备上场吧,握紧你的理性魔杖,我们都是对抗邪恶人性的战士!

“自然的獠牙与利爪,沾满了红色的血液。”这句话出自英国诗人丁尼生1850年写的一首追悼诗,他借着大自然的口说,不只个人会腐朽,物种也一样。人们常常引用这句诗来形容残忍的生存斗争。

在生命的竞赛中,我们都受到生存斗争的驱使,从自我利益出发,人们永远都不应该帮助竞争对手。哦,不帮助似乎还不够,为什么不给他们制造一些麻烦呢?我们是掠夺资源的生物,好好先生注定赢不了这场竞赛,那些牺牲自己利益来帮助他人的傻瓜肯定会被自私自利的同类打败。

可是,利他主义者明明就存在啊!我们不但会互相帮助,还会帮助陌生人,我们会为遥远山区的儿童捐款,我们会向素未谋面的受灾人民伸出援助之手。从进化论来看,利他主义者不早就应该灭绝了吗?我们为什么会为与己无关的生命谋取福利?

在艾萨克·阿西莫夫的科幻名著《永恒的终结》中,主人公安德鲁·哈伦是一个能够穿